

## 時光白駒

曾經有過幾個導演邀我去看他們拍攝的草原片。本來對我來說，在銀幕上看草原故事是一大享受，可是總是因為忙，竟一次也沒能去看。有一次當我無奈推辭時，一位導演的話使我吃驚了。他說：明天來看片就是朋友，不來就是……！

就是什麼呢？

大汗時代的朋友（那可兒，nohur）一詞，是一種一旦結伴、以命相託的關係，而不是一種廉價的吹捧者。他認錯了人沒什麼；而我要追尋的，是和真的那可兒一起，維護我們一直稱為母親的草原。

所以接到寧才的電話時，說實話我猶豫了一瞬。但鬼使神差的事是常有的，當我坐在八一廠的放映廳裡，看見一片旱渴枯焦的草原在銀幕上浮現時，我意識到了一種嚴肅。

這部電影描述了一個在城市化、沙漠化、商品化的狂飆暴風掃蕩之下，驚恐、抵抗、迷惑、呼救的牧民家庭。青綠的家鄉已徹底蛻變成荒漠，止不住地羊在衰竭渴死，販羊皮成了聰明人致富的手段。可怕的鐵絲網如同草海佈雷，白馬悠閒吃草之際踩中陷阱，險些被鐵絲網纏死。氾濫的公司和資本的喧囂闖入草地深處，氈包前，安寧的天賦之權被無情地侵略了。同時空洞的虛榮也在蔓延，到處有人自稱孛兒只斤（Borjigin，成吉思汗氏族）姓氏，卻不見他們星點的實幹。牧人祖傳的所有權觀念和秋營盤一起，在土地國有的堂堂名義下，一句話就被擄掠剝奪。以待客為傳統、視買賣

為恥辱的遊牧民族被迫經商的足跡是歷史性的：站在汽車奔突的危險邊界，他們擁有的只是一缸酸奶，卻沒有價格和零售工具。一個平淡的情節看得我驚心動魄：盡數賣光殘存羊群、準備進城打工的一場戲，殘酷地寫出了脆弱的遊牧業瀕臨的破滅。皮已不存，其毛焉附，生存方式的窮途也是美的末路，白馬最後還是被賣掉了。當美好的白馬被一個肥蠢的半裸女人騎著走上歌廳前臺，為紅男綠女的狂浪歡樂助興時，我明白了事態的嚴重。這是古典的浩劫，是高貴的遊牧文化的受辱。

結尾的雕琢與否，已經不要緊了；總之騎馬的牧人被迫走向語言不通的城鎮。那匹化作了精靈的白馬留戀著他，使牧人觀眾的淚水奪眶而下！

電影代整個困境中的草原提出疑問，因為突兀的一切太難理解。我也一樣，我和牧民們一起瞠目結舌。難道歷史的翻頁，一定就意味著傳統的破滅麼？難道真的無法挽救一個古老文化、甚至無法挽救一匹馬麼？這不合人意的現實，難道真是那麼合理麼？但是這不是一部環境片或抗議片；它只是表達了牧人在歷史劇烈變革中的震驚，代那些無言的人，訴說了滿心的緊張和對千年傳統的留戀。

放映還沒結束，我就決定要為它寫些什麼。想起前面提及的「那可兒」，我感到異化了的朋友觀的膚淺。

我以為，這是80年代以來最好的一部草原電影。它的敘事甚至有些神異，因為情節的腳步那麼平常，但寓含的指向卻深具意味。幾個次要人物：在時光中萎縮了氣質的陶高，其實在今日的蒙古世界比比皆是。結巴地學說蒙語的漢族司機，是一種牧人魅力和思想的同盟者。孛兒只斤·比利格也是必要的，他的刻畫，給了誤解民族精神的傾向以輕輕的一掌。

電影用蒙語娓娓道來，許多對話使人過耳難忘。如蘇

木書記的話很精彩：「你的秋營盤？你的秋營盤是誰的？是蘇木的。蘇木又是誰的？蘇木是旗的。旗又是誰的？——國家的！」還有比利格也演得惟妙惟肖：「咦，你剛才喊我什麼？」比利格。「不，是孛兒只斤·比利格！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！」不用說陶高倒賣白馬時的蒙漢雙舌頭戲——都寫得、演得輕靈而有趣。白馬一角也沒有選美找一匹罕世奇駿擔當，而是讓一匹普通的老白馬出場——它那麼平凡真實，簡直就和我離開草原時告別的那匹白馬一模一樣。

不用說著名女演員娜仁花的表演分寸嚴謹（她只是忘了在賣酸奶時把車卸了讓牛歇息），導演兼男主角的寧才，絡腮鬍子虎背熊腰，在銀幕上傳達了一種牧人的親切。他們踏著滿地沙礪的哞啞的靴子聲，如今日沙漠草原上，苦澀的牧人的心跳。

大作品往往是樸實無華的。這部電影毫無炫弄民俗的花哨，它敘事的樸素，甚至使人猜測出自一種老練的手筆。其實不然，作者只是些普通的草原兒女，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的尖銳。日子一般的平凡鏡頭，把人引到了歷史的關口。待人吃驚時，故事的氈帳已經搭成。

電影的題目叫做《季風中的馬》，但蒙文旁譯卻是《Qak-un saral》。這個蒙語詞組一下子抓住了我。它譯回來很難：saral 是一種白馬的顏色，它不能使用「白」（čayan），因為後者純白如同理想。而 qak 則是時間、時光之意。這個題目起得好——它隱喻了一種文明、一個民族在狂暴的時光變移之中的姿態和立場。一匹駁雜的白馬挺立時間之中，繫著我們的情感，如我們自己的象徵。同時，科爾沁草原出身的大鬍子那可兒也有個好名字，寧才的原文是「能賽」，neng sayin，「更好」，如牧人樸實的希冀。這個片名引我久久地遐想。有一個漢語詞叫做「白駒過隙」，它強調的是時光的迅疾無常。牧人的思路有所不同，他們渴望

的是——白駒在時光中的永恆。

這是一次文明內部的發言。在浮燥的風潮之中，它的觀眾必然是有限的。在侏儒的主義侵淫的今天，它還可能受到冷遇之外的譏諷。但是蒙古、哈薩克、西藏和裕固，整個北亞的遊牧民族都會支持它。現實愈是嚴峻、退化愈是慘烈、對民族價值的侵犯愈是肆無忌憚，它就愈會顯示出一種道德的力量和悲憫的警喻。

我們曾期待地說，真正深刻表達遊牧文化的作品，應該產生於牧民的兒子之間。雖然，前定在成全這樣的人之前，會嚴厲地要求他的許多素質——現在，我們終於辨清了出現的人影，雖然路還正長。